

[加拿大]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——著

陈以侃——译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作品集

Alistair MacLeod

The Lost Salt Gift of Blood

海风中失落的
血色馈赠

Alistair MacLeod

The Lost Salt Gift of Blood

海风中失落的
血色馈赠

[加拿大]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——著

陈以侃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0145

The Lost Salt Gift Of Blood
Copyright © 1976 by Alistair MacLeod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Lelland & Stewart,
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Canada
Limited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/(加)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
德著;陈以侃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作品集)
ISBN 978-7-02-014094-7

I. ①海… II. ①阿… ②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加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2706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爱娟
装帧设计 高 熹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20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6
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4094-7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秋 |
| 021 | 黑暗茫茫 |
| 054 |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|
| 080 | 回乡 |
| 100 | 灰白的金色馈赠 |
| 120 | 船 |
| 146 | 去乱岑角的路 |
| 182 | 跋 /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|

秋

“我们只能把它卖了，”我记得母亲不容置辩地说道，“冬天长着呢，我到时一个人在这儿，只留下这几个孩子帮我。另外，它食量太大，给牲口的饲料我们本来就不够。”

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，太阳已经消匿，好像今年都不准备再现身了。每个清晨的到来，都显得更为晦暗，其脸色也越发阴沉。大西洋灰蒙蒙的潮水，潮峰几乎是黄色的，带着脾气，毫不留情地拍打着岸边光滑的圆石；永不知退却的峭壁下散落的这些石头，就像是某个巨人不经意间丢下的。晚上我们躺在床上，能听到潮水涌来，撞碎在岸上，周而复始；这种轰雷般的响声来得是如此的冷酷和规律，以至于你可以在它们的间歇中数上节拍：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

很难想象那片透彻晶莹的夏日之蓝也是在这里——在那样的季节，只有渔船留下的几线浮油，或者海鸥御风那几抹惊人的白光，才能破坏它的无瑕。而现在，它是浑浊的、愤怒的，甚至是痛苦的；它掷起飞掠的一团团肮脏的褐色水沫、孤零零的货船丢下的眼见就要溃烂的木棍、无主的鸭舌

帽、损毁渔网的浮标，和必然要出现的漂流瓶，只是里面什么话也没有。还总见到发黑的、丝絮般的海草，是它从自己身底撕扯下来的，就好像这是一个自戕的季节——拔下隐藏的、私密的、不被察觉的毛发。

我们在自己家的厨房里，母亲说话的时候，很有精神地在捅着她炉子里的木柴和煤块。烧起的烟逃逸出来，翻滚着上升，直到被屋顶压扁。母亲讲什么话都要配合手势，好比她藏起的那个声音，要通过肉体的某种动作才能解放出来。母亲又高又黑，颧骨突起，眼珠是棕色的。她的头发也很黑，又长，往往被很用力地向后束起，在她颈后盘成一个圆的发髻，用珊瑚梳子固定在那里。

父亲则背对我们站着，从窗口看着大海冲击着峭壁。他的两只手在他身后握着，肯定握得很紧，因为皮肤都泛白了——特别是左手。我父亲的左手比右手大，而且左臂也要比正常情况长三英寸。因为他在哈利法克斯的码头上干活的时候，装卸工要用的钩子他都是用左手握着。父亲的肤色没有母亲的那么黑，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他现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也是这个颜色。

我们只住过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大海和矿镇之间的小农场。夏天父亲总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，到了冬天，父亲也曾经去矿场的地洞里面工作。后来地下的负荷他承受不住了，就会在十一月到四月期间，要么接活帮人运煤，要么就在他

的林子里加工木材，用于支撑矿井的屋顶。不过，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已想不起矿里还一直有活干的时候，也记不太清是哪个冬天，父亲还能一直陪着我们；而我今年都快十四岁了。现在每年冬天他都会去哈利法克斯，但他离家一般都会很久。他就会像现在这样，站在窗前，站上一个礼拜或者再多几天，然后他就不见了，只有在圣诞或者偶尔一两个周末，我们才能见到他。原因是他去的地方有两百英里之遥，而且由于冬季的暴风雪，来回会变得艰难，还要顾忌无法预料的突发状况。一两年之前，他周末回家，突然暴风雨降临，它来得是如此猛烈凶残，以至于他直到周四才回去。母亲骂他是个蠢货，来这么一趟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礼拜的工资——这些钱难道她和六个孩子没地方用吗？从那以后，父亲总等到有些春意才会回家。

“再留它一个冬天吧，也没什么损失，”这时父亲说道，眼睛还是望向窗外，“养着它这么多冬天都过来了，而且它牙齿坏了之后，也吃不了那么多了。”

“它以前还有些用，”母亲立马回道，炉盖弄得乒乒响，“你在家的时候，还会把它带到林子里去帮忙，或是让它帮着驮煤——其实它也驮不了多少。可这几年，它是一点用都没有了。夏天的时候还不如租匹马，或者租个拖拉机，要来得便宜一些。马现在对我们来说没用，年轻的马也没用，更别提这匹大概三月份就会死的马了，我们这些年来费了多少

马粮啊。”她终于把炉盖子各归其位地盖好了。

他们说的是我们那匹自我出生起就在家里的老马，斯科特。父亲在地下挖矿时，骑着他度过了两个冬天，自此他和马便喜欢上了彼此。第二年春天，父亲准备此生不再回到煤矿了，就向“公司”买下那匹马来，为的就是能和马一起见到太阳，能一起踏踏芳草。如果斯科特留在地下深处，失明是早晚的事，所以这也是挽救了它的两只眼睛；黑暗会让身在其中者安之如飴。

曾几何时它看上去也和煤炭无二。那时它的皮毛黑得发亮，黑得强健，只有前额中心的一颗白星是黑色覆盖不到的地方。但那也是很久以前了，现在它两眼周围一片灰白，而且刚迈步的时候腿会显得极为僵硬。

“哎，它三月死不了的，”父亲说，“它没事的。去年秋天你也这么说，它不是后来好好的嘛。一旦让他的马蹄子回到绿草上，他就跟回到了两岁时一样。”

过去三四年，斯科特得了肺气肿。我猜是马待的地方不能离海太近，这儿湿气重。他们跟人得哮喘也是一样的，咳嗽，沁汗，难以呼吸。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太多个寒冬，他被困囿在逼仄的马厩里，只能吃干燥、满是灰尘的粮草。或者它只是老了。也有可能上面说的都是原因。我反正不知道。有人告诉我十岁的弟弟大卫，要把干草弄得潮湿些；去年冬天，从一月头上开始，斯科特就咳得厉害，于是大卫会提着

一戽斗的水，洒在我们放到食槽里的干草上。接着大卫就会说，斯科特的咳嗽好多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

“可它终究不是两岁的马了，”母亲又立刻回答，一边穿上她的外套，准备出去喂鸡，“它又老又没用，我们这又不是给老马开的疗养所。我一个人在这儿照顾六个孩子，本身就忙不过来。”

很久以前，父亲的主业是帮人运煤。还是单身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寂寞，有时就会去喝个大醉。二月份昼短夜长，在一家卖私酒的店里，父亲喝酒、谈天、一醉不醒，全然将屋外的冰雪世界抛诸脑后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身体被酒精抽干，他绝望地走到门口，看到马和雪橇就在他昨晚走开时的位置，其实它们全然不必留在那里。雪花像精细的粉末，覆盖雪橇上的煤块，却掩不住它们的黑光。这样的雪不像雨水落下，倒像是凭空出现的露珠，即使是最冷冽之时，它们也来。而那匹马，则在凌晨的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。在他黑色毛皮的外面，昨天的汗液已经结成一层灰白的冰霜，鼻子下面悬着几根微小的冰凌。

父亲无法相信在如此酷寒之下，这匹没有拴住的马，毫无必要地等了他一夜。此刻，马蹄把地上的雪踏得嘎吱作响，结冰的马具下看得到它肌肉的颤动。那一晚之前，父亲从未被世上另一个活物守候过。他把脸埋在马鬃和白霜中，伫立良久。厚重的黑色马毛覆盖着他的脸，颊上凝起冰珠。

这故事他讲过很多遍了，虽然母亲早已听厌。有次大卫坐在他大腿上听完，说他也一样会等的，不管天有多冷、要等多久。母亲说她希望大卫的脑子能正常些。

“行了，我给麦克雷打过电话了，他今天就会来牵它走，”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穿上外套，她准备去喂鸡了，“趁你在这儿，我想把这件事了结了。否则我转个身你又走了，那这个冬天我们又扔不掉它了。詹姆斯，给我拎着桶，”她跟我说，“过来帮我一起喂鸡。至少这还不算浪费饲料。”

“等会儿，”他说，“该死的，给我等会儿。”他从窗口猛地转过身来，我看到他的手已经握成了两个拳头，关节又白又冷。母亲指了指几个年纪更小的孩子，摇了摇头。父亲一时不好发作，因为母亲反复告诫他不能在孩子面前骂人，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我们拎着桶溜走了。

养鸡的地方，去的时候海浪更高了，风也猛烈到我们只能用身体挡着手中的饲料桶，否则饲料就会被狂风卷起，抛洒向苍穹了。渐渐开始下雨，因为风势强劲，雨点打在桶的镀锌铁皮上，砰砰作响；脸上也是一阵阵刺痛之感。

鸡棚里比较暖和，可气味刺鼻，特别是那些鸡都朝我们拥来的时候。其实它们也不能算鸡仔了，都已经是成熟了的阉鸡。母亲养了一个夏天，就是为了圣诞的时候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卖。每年春天，母亲都收来一两天大的小鸡，给它们喂捣碎了的熟鸡蛋和专门给刚出生的小鸡吃的饲料。之后

它们会被放养在露天的鸡圈里，直到秋天，它们就要被关在这里长膘。这个品种叫做“浅花苏塞斯鸡”，母亲喜欢这种鸡是因为它们比较健壮，而且很容易增肥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它们看上去极为白皙，鸡冠火红，乌黑的眼珠里闪着金光。它们的脖子白到发光，但脖子根部却很夺目地绕了一圈黑色的羽毛。看上去很像是谁照着它们的鸡脑袋泼下白色的液体，因为接触了空气，淌到某处突然神奇地变成了黑色。两处颜色迥异，但光泽相仿，让人想到钢琴的琴键。

母亲在它们中间显得步法非常自如，给它们的槽里填上谷糠，倒上我们带来的温水，而它们也因为熟悉母亲，自顾自地在她身前身后拥攘。要说我喜欢它们，那也只是有时候，而我最厌恶它们的，就在于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意义的。圣诞之前，它们都会被杀掉，去毛开膛；而开春之后，又会有另外一棚的小鸡，外貌、习性，直到最后的命运，都不会有任何两样。你盘算好了要置于死地的东西，要打心眼里喜欢它是很难的，不过要真心讨厌也一样不容易。而且它们还不止一个，数量一大，就会让人感觉它们就像夏天摘的蓝莓、草莓之类的——成群结队地用它们的方式存活一小会儿，等着被挑选和食用。有点不一样的是那些果子自然而然就会在那里，而对于这些阉鸡我们还负有一些责任，除了怂恿它们暴食之外，还要保持它们温暖、健康、壮硕，以尽早达到可以被我们结果的状态。我父亲见到这些阉鸡就不自

在，尽可能地找理由躲开。我的朋友亨利·范·戴肯说父亲会这样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，这个民族在花草和家禽这些事上从来就不在行，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女人们干的活，男人动手是丢人的事。亨利的父亲种花弄草、养鸡养鸭都是好手。

我们正在局促的鸡棚里打转，忽然门“砰”地打开，我们眼见大卫几乎是被风雨吹打进来的。“有个男人开着辆卡车，上面有头老牛，”他说，“他刚才进咱们家了。”

我们进厨房的时候麦克雷就站在门口的那张桌子边上，父亲还是在窗子那里，虽然现在已经转过来背对着窗口了。看情势好像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开过口。

麦克雷这个牛贩子今年五十多了，矮小敦实，一张通红脸孔，嘴角叼着根雪茄。他的一双眼睛也很小，还布满血丝。他的裤脚塞在雨靴里，宽皮带是西部风格，棕色山羊皮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，领口没扣上，看得见他带些红色的胸毛。他手里有根短柄长鞭，一直在用来敲他雨靴的侧边。他刚刚在大风雨里走了一小段，所以衣服是湿的，因为厨房里的热量，这股刺鼻的湿气再混合了他雪茄的味道，让人觉得颇为难受。这种气味里闻得到不计其数惊恐的牲畜——它们曾被关在他卡车的车厢里，也曾被他推来揉去——还闻得到牛粪、汗臭和害怕。

“听说你这儿有匹快不行了的老马，”他的话绕过他的雪茄传出来，“运气好的话，我还能用它来换点水貂饲料。我

开的价是二十加元。”

父亲一言不发，不过那双如同他身后大海一样灰暗的眼睛，让我想到曾经有一回，斯科特拖着的圆木撞上半掩盖着的障碍，疯狂地弹飞出去，猛烈的冲力正好压在父亲的双腿上，拖着他碾了一小段，直到撞在一个树墩上。那树墩几乎被撞得连根拔起，斯科特也被撞得差点一屁股坐下。父亲的双眼那时也灰暗，其中映射出的全是恐惧、痛楚和无声的讶异：惊讶的是自己如此苦厄的困境似乎又是如此的熟悉。

此刻的情形，很像他被我们所有人算计了，包括他的妻子、他的六个孩子和抽着雪茄的麦克雷。大海已经在这扇窗上留下不少伤痕，此刻它又被急风暴雨冲击着，而我们绕着父亲围成一圈，他靠着这扇窗，真的很像是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，虽然我知道，此刻他的思维正沿着所有可能供他辩驳的小径飞奔着，但所有的路线又一下被他自己否决，因为他明白在每条路的尽头，都有让他痛心的事在等着他：“拖延又有有什么用？卡车已经开来了，以后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；你自己就快走了；它再不会变回年轻了；价格不可能再提了；它可能这个冬天就死了，那我们就什么也拿不到；我们不是在给退休的老马开疗养院；我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六个孩子，本身就忙不过来；买饲料的钱该花在你孩子身上；对你来说，难道孩子还没有一匹马重要？你自己走了，把我们留在这儿照料它，不公平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离开窗口，朝门口走去。“你不会是要……”大卫说道，可母亲立马打断了他。“闭嘴，”她说，“去，先把鸡喂好了。”然后她好像管不住自己似的说：“至少喂喂鸡还有点意义。”几乎在父亲停下脚步之前，我就知道她已经在后悔添上最后那一句了。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伸手要抓的东西太多，于是连已经拥有的，恐怕都要全部丢掉了。就像被海水冲刷的那些几乎是垂直的悬崖，你一点点往上攀爬的时候，发蓝的指尖从这个缝隙抓到下一个裂口，突然你见到一根诱人的细枝，就忍不住去抓；就在你伸手的刹那，你心里清楚，很可能这根枝条所寄无物，那里既没有土壤或者植被作为它的根基，甚至很可能这根枝条只是被海浪抛掷起的废物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你已经绷紧自己的身体，准备好承受那不可避免的滑落，以及即将到来的疼痛和满身的淤青。不过对母亲来说，这次似乎躲过了这一劫。他只是停了一下，盯着她看了片刻，猛地打开门，迈入了呼啸的风中。大卫僵在那里。

“我想他是去了关牲口的地方。”母亲说，语气出乎意料的轻柔，还用眼神示意我，让我也跟去。等到麦克雷和我走出门口，父亲已经走了一半了。他没戴帽子，也没穿外套，整个人侧着走，像把斜斜插进风口的刀子。他的裤管被风撕扯着，紧紧贴着父亲的双腿。

和麦克雷经过卡车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那头牛。

那是头爱尔夏牛，很大，很老。除了宽阔的肩头以及脖子和下颌上有些樱桃色的斑点之外，它全身几乎都是白的。它套着一个加固了的链式笼头，在鼻圈中穿过两遍的绳子系在车厢地板拴着的一根钢条上，所以牛头也被拽得几乎要贴着地板了。它试图转过身，用背抵挡风雨的抽打，而它庞大的身躯也紧紧地贴在旁边的卡车板条上，跟拴着的牛头构成十分诡异的角度。车厢地板因为雨水掺杂着它自己的排泄物，十分滑腻，每次它想做个什么动作，总觉得它有四脚朝天的危险。这种艰难已经让公牛开始颤抖，肩头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有些小小的抽搐，而一对牛眼也已经在眼窝朝上翻起。大雨和它的汗水交汇，从它的两肋淌下，成了一道道灰色的细流。

“在你身上挂一根像那家伙一样的老二，要不要？”麦克雷迎着风吼道，“这厮不用说日子肯定过得不赖，那玩意儿肯定塞进过不少小母牛啦。好家伙，要是你有那种尺寸，那些小骚货还不整天骚叫着要跟你去小林子后头啊。世上什么都比不过那些小妞，特别是汁水在她们里面咕咕流起来的时候，她们才刚知道那是干吗用的呢。”他志得意满地舔了圈嘴唇，鞭子使劲打了一下他完全湿透的靴子。

牲口棚遮蔽风雨，所以里面显得很宁静。斯科特在第一间隔栏里，第二间是空的，其余就留给了其他牲口。父亲凑上前去，抚着斯科特的鼻子，但什么话都没有说。斯科特则

用它的头上上下下蹭着父亲的胸口。虽然斯科特老了，但它依然很强壮，脖子的力量眼见着就要把父亲顶离地面，顶到马厩的墙上去了。

“行了，时不我待啊。”麦克雷说着就解开他的裤子拉链，在隔栏后面的小道尿了起来。

牲口棚里很闷热，很安静，动物和干草的味道几乎是香甜的。只有麦克雷小便的声音打破寂静，而那上面隐约升起的水汽也毁了此时的情景。“啊，真是舒爽啊，”他说，拉上拉链，膝盖一屈，就朝我们走来了，“来瞧瞧，看是个什么玩意儿。”

他用背顶着斯科特，几乎是把斯科特背了起来，把它从隔栏这头送到了那头，然后他从马的身侧走到父亲站的地方。他检查斯科特只花了一小会儿，我猜他大概也没指望能换回多少水貂饲料。“你这笼头不错，”麦克雷说，“我再给你加一块钱吧，反正你以后也用不着了。”父亲盯着他，似乎过了好久才点了点头，动作小得几乎察觉不到。“那就这样，”麦克雷说，“二十一加元，这笔买卖就算数了。”父亲接过钱，还是一句话不说，打开了牲口棚的大门，头也不回地冒雨朝家里走去。我不知道我还留在那里干吗，便也跟了上去。

屋子里几乎没有一丝声音。母亲去炉灶那里开始洗她的茶壶，而后再把水壶移到这儿移到那儿的。屋外，麦克雷

把卡车发动了，我们知道他要把卡车倒到牲口棚旁边的山坡上。他刚购置的新货从那儿装车比较容易。然后除了水壶的滋滋声，又万籁俱寂了。水已经开了，应该有个人去把水壶从火上端开；但谁也没有动。

随后，好似被一种奇诡的力量所吸引，我们每个人都挤到了窗口，啊，没错，卡车不出意料地倒上了山坡，麦克雷进了棚里，手上还拿着他那根鞭子。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，牵着斯科特。

走出牲口棚时，斯科特差点绊倒，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衡。人和马爬上小山丘的时候，都把脸扭过去，避开强劲的雨势。斯科特静静站在那里，看麦克雷放下卡车的后挡板。挡板放下之后，就在山坡和车厢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坡道，麦克雷抓着笼头的牵绳先登了上去，等不及似的拽了几下。斯科特的一个马蹄踏上了挡板，或许是臆想，但我觉得我听得到马蹄砸在那块湿板子上的空洞的声音。就在那一刻，它迟疑了，收回它的腿，定在了那里。麦克雷用力拉了一下绳子，毫无作用。他又拉了一下。他走下来，站在挡板的中间，伸手揪住笼头往上拽。我们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要么是哄斯科特，要么是在骂人，或许两者都有。他此时正对着风向，雨水顺着他的脸汨汨淌下。斯科特还是一动不动。麦克雷走下车来，引着斯科特在湿草间绕着大圈，他越走越快，速度不断累加，以至于他和马都像要奔跑起来一般。雨帘斜